



全省文博讲解大赛圆满落幕

——云冈研究院两位讲解员喜获佳绩

本报讯 (记者 梁有福) 7月15日,由山西省文物局主办、山西省博物馆协会承办的“传承逐梦绽芳华 献礼建党一百年”——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全省文博讲解大赛圆满落下帷幕。云冈研究院讲解员刘晓燕荣获全省“十佳讲解员”称号,张婷婷被评为“优秀讲解员”。

决赛中,选手们准备充分、发挥稳定,展示出过硬的职业素养和讲解员风

采。选手们精心设计的视频和PPT,使自己的展示和讲解更加丰满生动。经过激烈角逐,评委从参赛选手的讲解内容、讲解技巧、仪容仪表、言行举止等方面进行评分,最终产生了“十佳讲解员”和20名“优秀讲解员”。

北魏平城,今山西大同,作为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这里留下了众多文化遗存。来自云冈研究院的讲解员刘晓燕以《丝路坦途世界、云冈处处皆笑容》为题,放眼云冈,介绍了不同石窟内微笑的石佛造像。“您看,最叹为观止的笑容,是第8窟的一尊立菩萨像,菩萨

鼻梁挺直、弯眉细眼,嘴角微微上翘,露出六颗整齐的牙齿,加上脸庞左右颊的一对酒窝,喜悦之情溢于言表……”在第7窟二菩萨造像龛楣的左上隅,古代雕刻匠师在龛楣与山花蕉叶之间一块面积很小的位置上,两踏三叠地刻画出小沙弥,他眉清目秀,眼睛微闭笑意绵绵,可爱的孩童徜徉在自己的心灵世界里,所谓“居住面积不大,幸福指数不小”,大约就是这样了……”生动的语言,配上高清的图片,让她的讲解十分生动诱人。评委和观众们的脸上也浮现出会心的笑容。



张婷婷讲解的《千年图案胜锦绣、云冈艺术映中华》,将云冈石窟洞窟中精美的装饰图案,优美多姿的纹样以及中西元素完美结合,把云冈这座艺术殿堂的特点充分地展现出来,令在场观众对云冈石窟有了更多的了解。

本次大赛通过讲解员们的精彩讲述,让静止的文物拥有了鲜活的生命。

刘晓燕说:“不同的文化拥有不同的魅力,每个民族的文化和历史都是人类宝贵的财富,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探索和铭记。”张婷婷表示:“讲解工作是运用有声语言来诠释文化内涵。讲解员是故事的讲述者,文化的传播者,文明的践行者,也是文化的代言人。”

大足区委大足石刻研究院一行考察云冈石窟

本报讯 (记者 赵喜洋) 7月16日,重庆市大足区委书记于文、大足石刻研究院院长黎方银一行赴云冈石窟考察石窟寺保护利用和文旅融合发展工作。云冈研究院院长杭侃,副院长何建国陪同。

考察团一行首先参观了云冈博物馆。杭侃与于文、黎方银进行了深入交流,并就云冈石窟、吴哥窟、斯瓦特地区及茶马古道等内容进行了详细讲解,考察团一行对“中国与世界”特展在增进公众文化认同感、归

属感等方面发挥的积极作用表示赞赏。

随后,考察团深入石窟区和第19窟数字化项目施工现场参观考察。他们对云冈研究院在文物研究保护、文物数字化、场馆建设、多元文化景观打造、宣传弘扬传统文化等方面的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给予高度评价。双方表示,今后将在文物保护利用、文旅融合发展等方面加强合作,开展文化交流,全力推进石窟寺保护利用与文化传承发展工作。



小朋友眼中的“大云冈”

编者按

7月5日至9日,19名来自南京的小学生来到古都大同,探寻了云冈石窟、善化寺、华严寺、悬空寺等名胜古迹,在专家导引下,同学们从图像学角度解读建筑、壁画和雕塑背后的意义。7月6日,同学们来到云冈石窟,云冈研究院王雁卿研究员为同学们做了精彩的讲解,同学们用充满艺术想像力的真情笔触,记录下参观云冈石窟的经历。现选取两位同学的云冈游记,以飨读者。



灰喜鹊奇遇记
吴明轩 (四年级)

我是一只灰喜鹊,栖息在武山南麓的云冈石窟——一座代表着佛教艺术巅峰和五世纪世界雕刻最高水平的石窟群,和它们一起接待络绎不绝的参拜者。

这会儿,远远望见云冈研究院的王雁卿老师带着一群小学生走进石窟群,我又惊又喜,一路跟着飞过一座又一座洞窟。石窟群的开凿,留下了一个刻在石头上的王朝。王老师向孩子们娓娓而谈,她讲的是1500多年前北魏的皇帝、百官及善男信女如何在这里参禅礼佛。孩子们听得十分着迷。

我在20窟对面的老槐树上筑巢,巨大的树冠不仅给了我安全感,还给游客们以庇护。这个露天大佛是云冈石窟乃至大同和山西的一张文旅明信片。

片,它是开凿年代最早的皇家工程,鼎鼎大名的昙曜五窟之一。露天大佛慈眉善目高鼻梁,面带一种神秘而又超然的微笑。我喜欢停在地上,和他四目相对,想象着脚下是汪洋大海,变成一只海鸥,时不时出海,去看看外面的世界。

“噔,噔,噔,噔,噔……”琵琶的声音又清又脆,“乒乓乓”的细腰鼓拍打声震动着、欢腾着,我立刻兴奋起来,甚至不用振翅都能飞起来。是哪个窟有这种魔力呢?原来我乱入了音乐窟第12窟,这里刚恢复开放,正在举办一场盛大的“舞会”。

当我穿过廊柱,飞近前室北壁的门拱,我就找到了答案,这是多么生机勃勃的景象啊!门拱上,一支盛装的宫廷乐队在连绵不绝地演奏,天宫伎乐们献上五彩纷呈的演出。筚篥和横笛乐手轻轻地领奏,吹出圆润不绝、委婉起伏的持续音;敦实的排箫乐手卖力地鼓着腮帮子,把丹田之气提上来,

化作美妙的旋律。一对琵琶乐手紧跟着上场了,琴头朝下,低眉信手持续弹,仿佛《塞上曲》,说尽心中无限事;腰系细腰鼓和齐鼓的乐手,雄赳赳、气昂昂,或吹或弹、或拨或击,与飞天一道仿佛再现了昭君出塞一步三回头的场景,道尽了对故乡无限的眷恋。

蓝天下的云冈石窟
严梓尘 (五年级)

大同的天空真的是很蓝很蓝,蓝得一望无际,蓝得一尘不染。大块大块雪白的云朵在天空中飘浮着。仰头望着天空,仿佛是一幅用花青和钛白调绘而成的水墨画。燕子们在石窟上方穿梭飞翔,窟前树木的叶子翠欲滴。万物都显得美丽动人,生机勃勃。而蓝天下的云冈石窟更显得庄严圣洁、光彩夺目。

这时,曲风一变,就像弦乐以它辉煌的和弦转入一曲加沃特舞曲,向我们宣告,舞者终于来到了。在乐队斜上方的穹顶,旋转的舞者吸引了我的视线:身躯健硕,锋芒毕露,充满韵味。他们上身饰有璎珞臂钏,疯狂旋转。特别是红裙的舞者,高举双手,挺着肚腩,扭腰出胯,以左腿为支柱,随着音乐节奏快速转动,好像全世界只剩他一人。

这是多么精彩的一出戏啊!我不禁引吭高歌,发出清脆的鸣叫。愉悦的气息在头顶的天空吹拂,在脚下的泥土上流动,在四周飘荡。

我正沉浸在这种喜悦的氛围里,又看见第12窟菩萨的微笑,陶醉在温和的眼神、朴素的衣服、丰腴的双手之中。作为石窟的原住民,我的灵魂也进入了石窟,回到了北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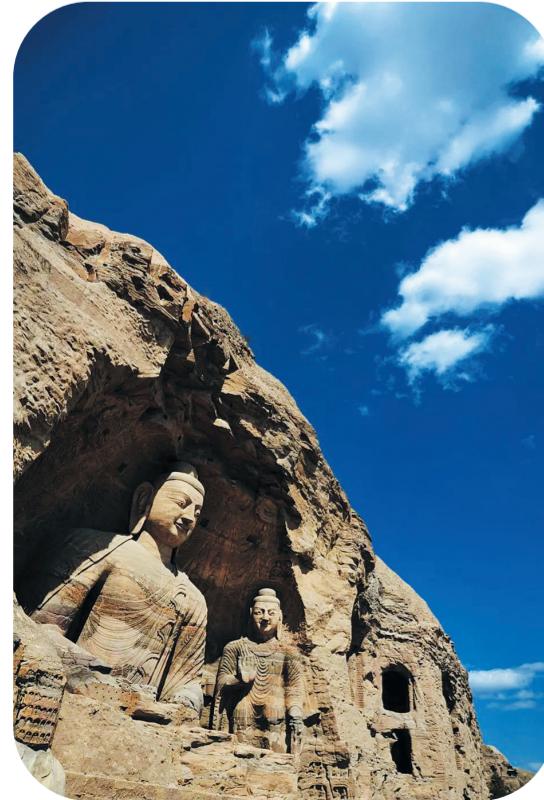
我们在云冈研究院王雁卿老师的带领下,边看边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石窟,慢慢地游览,细细地观赏,用心地体会石窟中造型各异的佛像给我们带来的震撼。其中第5窟大佛是所有洞窟中最为高大的一个,窟檐是清朝的建筑。进入窟中,大佛映入眼帘。好大一座佛像啊!他头顶蓝色肉髻,身披袈裟,双手重叠相扣于腿上,双腿则盘膝而坐。全身被一层淡淡的棕色包裹着。他坐落于洞窟中央,左右两边都有菩萨守护着。他的表情端庄慈祥,目光坚定有神地看向明窗外。第6窟的景象不亚于第5窟,窟内富丽堂皇。精美的画壁,丰富的色彩让我目不暇接。这里的佛分别是过去佛、现在佛和未来佛。

来到第12窟音乐窟门前,我仿佛听到了各种乐器交融在一起的乐曲声。

这里金碧辉煌,有仙禽神鸟环绕在左右,梵音妙曲缭绕不绝,仿佛在窟中荡漾,是那样的委婉悠扬。

这种雕刻传递出的无声音乐,我从来没有听过,是一种特别的感觉。我仿佛看见云层中隐隐约约有飞天仙女手持琵琶、竖笛、排箫等乐器在奏乐,在翩翩起舞……

我们在参观时了解到,大同曾是一座空气污染严重的城市,云冈大佛也曾一度蒙尘。经过几代人不懈的努力,大同的天空终于变蓝,云冈石窟景区也才有了今天的模样。我们从心底感谢那些让大同天空变蓝,让云冈变美的人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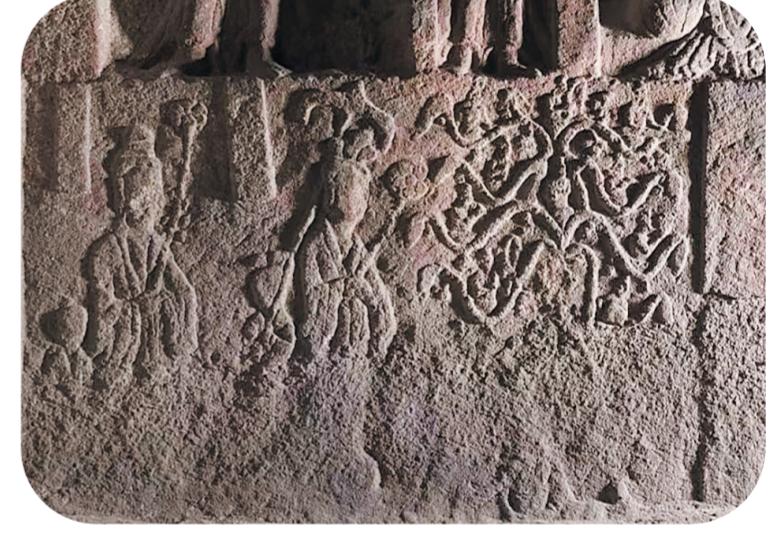
云冈的那些人,那些事……(五)

赵昆雨

鲜卑功德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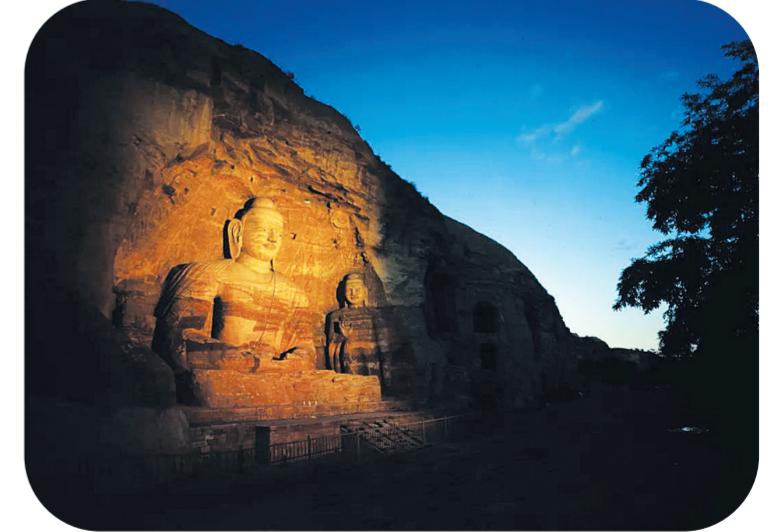
武州塞的长风,刮了1600年,漫漶了岁月,泐蚀了岩壁,但云冈窟壁上的那些鲜卑故人,还静静地站在那里。

鲜卑族是“五胡”中最迟进入中原的北方少数民族,他们畜牧迁徙,逐草而生,射猎为业,礼俗纯朴,有语言而无文字。在接受外来先进文明的态度上,鲜卑人既不排斥也不盲从,更不照搬,始终保持着从吸收再到创造的至高追求,显现出海纳百川的包容性,反映在



12窟前室北壁“初转法轮”故事图中,反映了鲜卑上层贵族对佛教艺术强烈的参与意识。

云冈第8窟天宫伎乐列龛中有一吹角的乐伎,角,鲜卑语称“簸罗迴”,本是北方游牧民族放牧、狩猎的拟声工具,此类乐器出现在这里,便反映了鲜卑音乐文化的特点。云冈第9窟前室北壁明窗两侧的五层直檐方塔上,每一层各有一对舞者,他们头梳髡发,体格健硕,或托掌吸腿,或回首反击,姿态劲健古拙,皆为杀缚之势,弯曲的肢体略含僵意,透露出强烈的生命意蕴。拓跋



石窟中便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既有伊朗风情的葡萄、尖顶帽,又有波斯萨珊的仰月、古希腊婀娜的女性柱;既有犍陀罗厚重的毛质袈裟,又有印度马图拉曹衣出水般的轻纱;更见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平基、瓦顶、斗拱构件,有语言而无文字。所有这些雕刻造像,胡风汉韵,交相杂糅,形式多变,庄严雄伟,反映了当时社会各民族文化大融合的时代特点,具有世界性意义。

当我们谈及云冈雕刻艺术体系时,

不仅要着眼于中国样式和西方样式,还要关注鲜卑文化的存在与影响,毕竟,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见到的出殡场景即如画面所示那样,这是他们对描绘死亡场景的基本认识。

云冈第9窟天宫伎乐列龛中有一吹角的乐伎,角,鲜卑语称“簸罗迴”,本是北方游牧民族放牧、狩猎的拟声工具,此类乐器出现在这里,便反映了鲜卑音乐文化的特点。云冈第9窟前室北壁明窗两侧的五层直檐方塔上,每一层各有一对舞者,他们头梳髡发,体格健硕,或托掌吸腿,或回首反击,姿态劲健古拙,皆为杀缚之势,弯曲的肢体略含僵意,透露出强烈的生命意蕴。拓跋

石窟中,我们更多看到的鲜卑人主导的时代。事实上云冈石窟开凿的初衷,正是拓跋鲜卑以实现自己政治愿望、寄托宗教信仰为目的。因此,鲜卑文化自觉或不自觉地渗入云冈石窟造像艺术中是很自然的事。云冈第6窟东壁有一幅“太子出游西门遇死人”故事图。宫殿前,太子骑马行进,画面左上角有两个鲜卑人,头戴鲜卑独有的大头垂裙帽,身著夹领窄袖衣,足蹬高靴,一人肩扛长幡回望,幡飘动,另一人回首挥臂,似在等待后面的人群,表现的是出殡场景。本是讲述发生在两千多年前古印度王子出家的传奇故事,怎么会掺和鲜卑人呢?这便是时代的烙印。对于北魏匠师而言,古印度的葬俗是陌生的,他们无法想象这场“移师”平城的葬礼该如何表现,他